



世纪末的故事

■ Shijimode Gushi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46

■ 细雨密密地下着，
交织成一副大网。
她永远也冲不出去，
她只能在网中等待，
渐渐干枯而死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46

世紀末的故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末的故事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世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611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(14.50 元)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

严沁——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以至种种世间情。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，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. 梦中缠绵 | 26. 晨 星 |
| 2. 爱神的影子 | 27. 雪在流 |
| 3. 让我飘过 | 28. 逝 |
| 4. 不归路 | 29. 夜 露 |
| 5. 夜是温柔 | 30. 簾卷西风 |
| 6. 孤 浪 | 31. 该不该让他知道 |
| 7. 情在深时 | 32. 今生若比永恒长 |
| 8. 水 云 | 33. 斯人独憔悴 |
| 9. 沙峇玫瑰 | 34. 灯影之外 |
| 10. 流水不再浪漫 | 35. 故人风雨 |
| 11. 悠然此心 | 36. 风里百合 |
| 12. 轻舟激浪 | 37. 无 怨 |
| 13. 云外千峰 | 38. 绿色山庄 |
| 14. 茫茫路 | 39. 无歌的幽谷 |
| 15. 千帆尽处 | 40. 静听寂寞 |
| 16. 殒 星 | 41. 最后的温柔 |
| 17. 冬 绿 | 42. 黑色太阳 |
| 18. 桑 园 | 43. 凝香泉 |
| 19. 菩 提 | 44. 浪里滔滔 |
| 20. 心 影 | 45. 光年中的一瞬 |
| 21. 草 浪 | 46. 世纪末的故事 |
| 22. 常在心头 | 47. 当你沉睡时 |
| 23. 烟波千里 | 48. 如果她不知道 |
| 24. 摘 星 | 49. 拥抱寂寞 |
| 25. 缘 起 | 50.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|

一

从养和医院出来，庄克农缓缓把车向前驶，并不塞车，他显得轻松自在。刚替一个生脑瘤的病人开刀，开了五个小时，结果十分好，他自己极满意，因为他又救活了一个人。

他是香港最出名，收费最贵的外科医生，三十三岁，独身。

即使轻松自在，他也看来冷漠。没有表情的一张脸令人不敢亲近，脸形如刀削过，十分英俊有型，黑眸如星，盛满了一潭寒冷。

他向中环驶去，那是他私人医务所所在地。

刚才诊所护士乔倩如告诉他有很多病人在医务所里等着。他一点也不急，病人等医生，天公地道，何况他刚开完刀，需要松弛。

把车停在中环大厦的固定车位，慢条斯理地

走进电梯。停车场守卫目送着他的背景，赞叹羡慕地摇摇头，香港最富有的医生！他是这么年轻。

医务所里，他惯常地沉默工作着，乔倩如在一边帮忙。她虽是护士，却已跟了他五年，变得像他的助手一样。她不做登记、听电话、接待之类的工作，那是她的助手，另两个护士做的。她也算年轻，二十八，是个很斯文秀气的女孩子，尤其脸上没有一丝化妆，皮肤极好。

她和庄克农之间很有工作默契，克农替病人检验时需要什么器具，只要伸手，她就能准确地交过去。她是克农惟一带进手术室的护士。

克农的沉默与她的无语，是很好的配合。她那秀气的瓜子脸上永远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，很受病人欢迎，而且她有比其他人好十倍的耐心。

克农从未讲过，大家却知道他器重她。

在医务所里，除了克农，她是最权威的。她的话就是克农的话。

两个比她更年轻的护士忍不住窃窃私议：在工作时间中都认真、严肃又冷漠的两个人，下班后会不会有私人接触？

没有任何蛛丝马迹，没有人知道答案。

在见下一位病人之前，乔倩如轻声说：“杨若男医生转过来的病人。”

听见杨若男的名字，没有倩如想象中任何一丝表情，他点点头，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杨若男，大家心目中该是庄克农女朋友的另一个医生。他们是港大同学，克农到英国深造外科时，若男已开始在政府医院工作。她属内科，也属所谓的全科，是家庭医生。遇有需要专科再验的病人，她总送来克农这儿，对克农非常好。他是他惟一来往的女人。

接近六点钟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医务所的门被推开，两个男人一前一后走进来。

“请问预约了吗？”护士问。

“没有。不是看病，要见庄克农医生。”其中一个年轻些的男人说。

“但是——”护士为难的。

“罗启刚爵士。”那年轻男人再说。说罗启刚时，脸上有丝尊敬之色。

“我——去问问。”护士不敢作主，对方是“爵

士”，那表示是极有身份之人。

一分钟，乔倩如走出来。

“罗爵士，你好，”显然是熟人，她招呼着。“请等五分钟，庄医生还在看最后一个病人。”

一直没出声，一眼望去很有气派，衣着高贵的中年男人点点头，坐下。

那年轻男人随侍站在侧。

五分钟后，罗启刚被请进里面的办公室。

庄克农坐在那儿，冷漠依旧，并未因对方的身份而有特别表示。

“你一定记得我的，是吧！庄医生。”罗启刚有点不自在，他从未被冷遇过。

“罗启刚爵士。五年前，我刚回港开业，替罗夫人看过病。”没有表情。

“何止看病，简直救了她，”罗启刚眼中有感激之色，“我今天为她来。”

“她的病不是好了吗？”克农皱眉。他对自己的开刀手术一向有信心。

“是。可是——”罗启刚看了随从的年轻人一眼，那年轻人很识相，立刻退出，“最近她——唉！

不知道该怎么讲。”

“若是病，请从头讲。”克农说。

“自从你替她头部开刀，影响了耳朵听力，你亲自为她设计那副精巧的助听器后，无论我再找专家替她做了多少副更精巧更美观的，她都不肯更换。事情是我不好，见她不领我情，一再拒绝我之后，我发怒把那副旧的扔掉，强迫她用新的，可是没想到她开始生病，不能见阳光，整天躲在黑暗的屋子里，也不能用其他的助听器，那些新助听器仿佛是恶魔，令她惊吓，神经极度衰弱，我极担心。”

克农的浓眉几乎挤在一起。

“我恐怕无能为力。”他不客气地直说，“那是你们夫妻间的事，不是病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——能不能请你再费心替她做一副，我知道你目前是最贵的医生，但任何数字我都接受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”克农站起来，冷峻地拒绝。

“庄医生，请帮帮忙，内人是很信任你，崇敬你

的，我想令她快乐——”

“我只是医生。”

“她现在整天躺在床上，极少进食，更不听我的声音——没有助听器，她听不清——我们不能长此以往。”

“对不起，失陪。”克农转身走进另一个房间，把罗启刚扔在办公室。

罗启刚脸色红一阵白一阵。二十五岁后，没有人拒绝过他，他受不了这刺激。

“阿劲。”他喘声叫。

刚才机灵退出的那个年轻人立刻进来。

“爵士，请吩咐。”

“我们回家。”

他才离开，克农又转回来。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整理一些病人的病情资料。

那罗启刚爵士是名人，是富人，那又怎样？幼稚得夫妇斗气、耍花枪的事竟来麻烦医生，真是荒谬。克农忍不住这么想。外表上，他沉默冷漠；内心里，思想上，他是活泼跳跃而热情的，只是不愿表达。

他喜欢并享受这孤寂。

以前，很年轻——十七八岁时，他并非这样，只是——只是——甩甩头，甩开那些意念，那些往事片段，他不愿再回忆。

不愿再经历一次那些痛楚、那些悲伤。

有些事，一生经历过一次已经足够，那毕竟是刻骨铭心的。

他记得罗启刚太太的模样，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，有点任性，有点骄纵，个性极强，主观极强，有点像烈马的那种女人。她比罗启刚年轻很多，记得——与克农同年，是，今年也该三十三岁的。大概又在发她的大小姐脾气吧！

离开医务所，开车回家。

他住浅水湾一幢高级豪华大厦的顶楼，复式的，是那些种要查过身份后才能买卖的房子。里面住的非富即贵，一层楼只有一户人家，非常清静，绝无闲杂人等，尤其他的顶楼，连客人也没见过。

除了他的工作，他遗世独立，远远避开了挤迫的人群。

他的屋子里全是冷色调：黑的、白的、银色的，很新潮，很简单。

他刻意如此，只过简单生活。

为自己做晚饭，茹素。不是环保，替太多的病人开刀之后，他厌恶一切肉类。

饭后自己清理屋子，很爱干净，要求自己一尘不染，所以家里不招待任何客人，连杨若男也没获邀请过。

然后，听一阵古典音乐，看一阵医学杂志、冲凉、就寝。

他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，规律，甚至刻板。

过了两天，罗启刚又求见。

这回他没有带跟班，没有摆派头，非常低调地求见，像所有病人一样。

“即使你不肯替她再做一副助听器，请你去看看她的病总可以吧？”他无奈地说。

“我很少出诊。”

“我愿付任何数字的账单。”

“很好，”克农淡然一笑，“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不一定能医罗夫人的病。”

“一定能的，一定可以。只要你去。”

打发了罗启刚，又安排了病人，这才慢慢开车前往罗家。

罗家别墅在石澳，听说他们原本住在山顶，因罗夫人怕湿气才搬到别墅的。

是古老的英国式古堡型的房子，有围墙围绕的大花园、网球场、游泳池，还有四条十分勇猛的大狼狗。

克农记得大狼狗，狼狗也仿佛记得他，对他叫了两声，就亲切地在他身边摇着尾巴，走来走去。

克农也熟悉这别墅，五年前曾经在这儿替罗夫人看病。

他被管家迎进客厅。

这别墅不但一切欧陆古典布置，充满十八世纪风味，连那客气礼貌的管家也是英国人。

“爵士即下楼，请稍候。”管家鞠躬退下。

佣人送来上好的英国茶。

“庄医生，”罗启刚热烈地与他握手，“你真准时，她在卧室里。”

克农被带上楼，带进那间五年前曾经来过的

大卧室。

置身此处，有置身伦敦的感觉。克农想，即使英国王妃的寝宫也不过如此吧。

窗帘深垂，卧室里昏昏暗暗的，只隐约可见床上躺着的女人。

“思雨，思雨，庄医生来了。”罗启刚柔声说，“庄克农医生。”

方思雨是女主人的名字。

不知道思雨是听不见？或故意不理，她的脸对着另一边，动也不动。

“罗夫人，我来替你看病——”克农提高声音。对任何人他永远都是冷漠。

病床上的思雨突然坐起，双手掩着脸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一声又一声。

“思雨，思雨，”罗启刚大急，双手拥着妻子的肩，爱妻情切，“怎么了？”

克农眉头深皱。他有个感觉，他是个不受欢迎的、不速之客。几乎没有考虑，他转身退出卧室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”罗启刚追出来，这一刻，他失去了绅士风度，“思雨受了惊吓。——”

“我以为——至少她该知道我来。”克农不悦，病人怕见医生，有这种事吗？“再见！”

罗启刚想送他又关心太大，犹豫一下，再三道歉，转身回卧室。

管家伴着克农上车，他头也不回地驶出花园，驶上公路。

这对夫妻专做些莫名其妙的事。

回家时，他已把这件事忘掉。世界上任何事都不值得放在心中超过两小时，快乐的，不快乐的统统忘掉，他喜欢单纯、简单、澄明。不担心家里的电话铃声会打扰他，因为这号码只有乔倩如知道，也只有开刀的病人有任何恶化情形时，她才会打这电话。

家里，除了古典音乐声之外只有寂静。

音乐声也艰涩，是巴哈作的《镇魂曲》，这样的音乐不是很多人能欣赏，能接受的。非常明显的，他是另类人。仿佛他不需要任何陪伴，不需要欢笑，不需要爱——的确，他对人不带一丝感情。

再回诊所，第一位见到的人是罗启刚。他坐在候诊室等着，极有耐性。

“庄医生，昨天的事真对不起，是我错，”倒是诚诚心心的，“我专程来道歉。思雨——在没有心理准备时不想见客人。”

克农不出声，医生并非客人，其间很不同。

“我已得到她同意，你能再去吗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着。

“如果有空，我给你电话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希望你尽早去看看，她——唉。”罗启刚不知该怎么说。

克农让乔倩如进来，问清楚今天病人排时间的事，他想一想。

“中午可抽一个半小时，乔小姐，你一起去。”他吩咐。

“不不不，”罗启刚满面尴尬，“思雨——只肯见你一个人。”

富家太太是否都这么挑剔？都这么古怪？

克农挥挥手，打发了他，然后沉默地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他当然记得罗夫人方思雨。

方思雨并非那种纤弱的女子，相反，她看来坚

强而骄傲，出身高贵世家，又是英国牛津大学学生，很有气派。即使生病开刀，她都挑剔，医生、护士都是经她同意才能为她工作。克农并非她首选，是克农的老师因刚要退休而把机会让给他的。

思雨对他对护士都冷淡而客气，看样子她阶级观念很认真，她是富有的爵士夫人，而他们只是医生护士。她下嫁比她年长很多的罗启刚，是否也为他的财富地位？

无所谓对她印象好坏，她只是克农众多病人中的一个，如此而已。

克农心中没有任何阶级观念，只要出得起钱他就医，出不起钱的——也不一定不医，他接病人看心情而定。

他也是个怪人。

中午，他依然带着乔倩如去石澳。

英国管家看见多一个人颇意外，却也不敢讲什么，医生是爵士亲自请来的。

他仍把克农招待在昨日的大厅里。

罗启刚迎出来时可能管家早已通报，所以看见倩如时只展开一个无奈的微笑。